

论英汉翻译中“翻译腔”问题

——以《青春》译文对比分析为例

宋锴钧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湖南长沙 410004

摘要: “翻译腔”也称“翻译症”、“翻译体”，是翻译初学者容易犯的错误。本论文以《青春》的两个不同版本译文（王佐良版和 ChatGPT 版）为研究对象，从避免翻译腔的角度探讨译文的翻译效果。并以此为基础探讨在英译汉的过程中，“翻译腔”出现的主要表现形式以及克服“翻译腔”的方法。

关键词: 青春；英汉差异；翻译腔；汉语修养

1 原文

《Youth》

Youth is not a time of life, it is a state of mind; it is not a matter of rosy cheeks, red lips and supple knees; it is a matter of the will, a quality of imagination, a vigor of the emotions; it is the freshness of the deep springs of life.

Youth means a temperamental predominance of courage over timidity, of the appetite for adventure over the love of ease. This often exists in a man of sixty more than a boy of twenty. Nobody grows old merely by a number of years. We grow old by deserting our ideals.

Years may wrinkle the skin, but to give up enthusiasm wrinkles the soul. Worry fear self-distrust bows the heart and turns the spirit back to dust.

Whether sixty or sixteen, there is in every human being's heart the lure of wonders, the unfailing child-like appetite of what's next, and the joy of the game of living. In the center of your heart and my heart there is a wireless station; so long as it receives messages of beauty, hope, cheer, courage, power from men and the infinite, so long are you young.

When the aerials are down, and your spirit is covered with snows of cynicism and the ice of pessimism, then you've grown old, even at twenty. But as long as your aerials are up, to catch the waves of optimism, there is hope you may die young at eighty.

2 译文

2.1 《青春》（王佐良译）

青春不是年华，而是心境；青春不是桃面、丹唇、柔膝，而是深沉的意志，恢宏的想象，炙热的感情；青春是生命的深泉在涌流。

青春气贯长虹，勇锐盖过怯弱，进取压倒苟安。如此锐气，二十后生而有之，六旬男子则更多见。年岁有加，并非垂老，理想丢弃，方堕暮年。

岁月悠悠，衰微只及肌肤；热忱抛却，颓废必致灵魂。忧烦，惶恐，丧失自信，定使心灵扭曲，意气如灰。

无论年届花甲，抑或二八芳龄，心中皆有生命之欢乐，奇迹之诱惑，孩童般天真久盛不衰。人人心中皆有一台天线，只要你从天上人间接受美好、希望、欢乐、勇气和力量的信号，你就青春永驻，风华常存。

一旦天线下降，锐气便被冰雪覆盖，玩世不恭、自暴自弃油然而生，即使年方二十，实已垂垂老矣；然则只要树起天线，捕捉乐观信号，你就有望在八十高龄告别尘寰时仍觉年轻。

2.2 《青春》（ChatGPT 译）

青春不是生命的一段时期，而是一种心态；它不是红润的面颊、红唇或灵活的膝盖，而是意志的力量，是想象的品质，是情感的朝气，是生命深处源泉的清新活力。

青春意味着勇气压过怯懦，渴望冒险胜过贪图安逸；这种气质常常更多地存在于六十岁的老人身上，而非二十岁的青年。人并非因年岁增长而变老，而是因放弃理想才

衰老。

岁月也许会在皮肤上刻下皱纹，但失去热情却会使灵魂布满褶皱。忧虑、恐惧、自我怀疑会使人心低垂，让精神化作尘土。

无论是六十还是十六，每个人心中都有对奇迹的向往，都有那种孩童般对未来的渴望，都有对生活游戏的热情与欢乐。在你我心中深处，都有一座无线电台，只要它还能接收到来自人间与宇宙的美、希望、鼓舞、勇气与力量的信号，你就仍然年轻。

当天线垂落，精神被玩世不恭的寒雪和悲观的坚冰覆盖时，即使你只有二十岁，也已衰老；但只要你的天线高高竖起，捕捉乐观的电波，那你就依旧有希望，在八十岁时依然青春。

3 英汉翻译中“翻译腔”问题

3.1 引言

《青春》是美国作家塞缪尔·厄尔曼创作的一篇散文。作者从三方面展开论述：第一层诠释青春的内涵，暗示青春并不像人们认为的那样短暂易逝；第二层说明青春的实质，并指出衰老是放弃理想而非年龄增长造成的；第三层分析如何保持青春。全文充满蓬勃的朝气和理性的思考，围绕怎样认识青春和保持青春，环环相扣，层层深入。王佐良先生的译文完整地还原了原文所要表达的意思，他将自己极高的文学素养融入译文中，在保留原文意义的同时，也更添文学色彩。通过将王佐良版本与其他的译本对比，有利于分析探讨“翻译腔”的表现形式及解决办法。

3.2 “翻译腔”的概念

英汉两种语言分属于不同语系，英语术语印欧语系，汉语术语汉藏语系，所以英汉两种语言之间存在诸多差异。初学英汉翻译的人，其译文中往往出现一些英语化的词句，生硬牵强，冗长繁杂，读起来佶屈聱牙，意思也晦涩不明，这样的译文通常被成为“翻译腔”，读者必须硬着头皮去看，有时还看不懂，从翻译的功能来看，这样的译文显然起不到“交流思想的作用”^[1]。因此，消除翻译腔势在必行。但只有弄清楚“翻译腔”的概念，才能有效避免翻译腔，提高译文可读性。

《翻译研究辞典》对翻译体的描述是，《翻译研究辞典》对翻译体的描述是：“general pejorative term used to refer to TL usage which because of its obvious reliance on features of SL

is perceived as unnatural, impenetrable or even comical.”^[2]

《译学辞典》对此的自然描述是：“翻译症，主要特征为文笔拙劣，即译出来的东西不自然、不流畅、生硬、晦涩、难懂、费解，甚至不知所云。这种‘症状’往往并不是由于译者文化水平低、写作能力差而产生，而是由于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受原文语言表达方式的影响和束缚，使译文不符合译文语言的表达习惯。”^[3]

《当代翻译理论》中是这样描述翻译体的：“‘翻译体’(translationese)带有贬义。贬义中的翻译体是机械主义翻译观和方法论的产物。这种所谓的翻译体的显著特征是不顾双语的差异，将翻译看作语言表层的机械对应式转换，具体表现为：(1)不顾目的语的语言规范（特别是语序规范）和惯用法（特别是词语搭配）；(2)不顾目的语的语境，生搬硬套原语的句式、词义和用词习惯（特别是汉语虚词和外语中的代词及形态结构词）；(3)不顾目的语的语境，生搬硬套原语在语言文字结构形式及修辞手法上的设计与安排；(4)不顾目的地语的文化形态、民族心理、接受者心理，生搬硬套或不求甚解地引进外域文化；(5)不顾社会功能及效果，承袭原语风格。”^[4]

《实用翻译教程》中谈到“翻译体”现象时指出：“可实际上我们见到的译文，常常存在许多洋化和不符合语言习惯的表达方式。这是翻译独有的一种常见通病，不妨称之为‘翻译症’。”^[5]

可见，“翻译腔”就是因受到原文表达方式的束缚和影响而产生的不符合译文语言表达习惯的译文，这类译文生硬、难懂，是我们在翻译实践中应该避免的。

3.3 “翻译腔”的表现形式

在英汉翻译中，带有“翻译腔”的译文比比皆是，表现形式也是各种各样。因此，不可能列出完整的表现形式。本论文基于对《青春》两个版本的译文分析，列出了常见的三种翻译腔的表现形式，分别是：形合式汉语、静态式汉语、类属功能不定冠词显性翻译。

3.3.1 形合式汉语

英汉双语之间的差异有很多，其中最容易让翻译产生“翻译腔”的差异有两点。第一点是英语是形合语，而汉语是意合语。英语重形合，在句子的构成部分（词组、分句）之间大多有确切的连接词(connectives)表示相互的逻辑关系，结构比较严谨。所以在英语中可以把很多句子结合

起来成为结构复杂而严密的多层复合句。汉语则重意合，在句子的各个成份之间，往往没有连接词，而以意思相结合。^[6] 如：

Years may wrinkle the skin, but to give up enthusiasm wrinkles the soul.

译文 1: 岁月悠悠，衰微只及肌肤；热忱抛却，颓废必致灵魂。

译文 2: 岁月也许会在皮肤上刻下皱纹，但失去热情却会使灵魂布满褶皱。

英文原句用“but”来连接前后两个句子，在意思层面上表转折。相较于译文 2（ChatGPT 版本），译文 1 即王佐良先生的版本就没有将“but”译文“但是”，将转折的含义隐藏在句子当中，更加符合中文的表达习惯。

3.3.2 静态式汉语

英汉双语还有一个巨大的差异，即英语是静态语，汉语是动态语。英语的特征是名词使用超过动词，英语更多地使用名词、形容词和介词，因此趋静。相反地，汉语更经常使用动词、副词、动词短语、动词重叠，因此趋动。^[7] 因此，如果译员在英汉翻译过程中，将英文中的名词、介词等全部直译成中文的名词，读起来便会晦涩难听。如：

Youth means a temperamental predominance of courage over timidity, of the appetite for adventure over the love of ease.

译文 1: 青春气贯长虹，勇锐盖过怯弱，进取压倒苟安。

译文 2: 青春意味着勇气压过怯懦，渴望冒险胜过贪图安逸。

在原文当中，“over”这一介词出现了两次，连接两组不同的名词。译文 1 和译文 2 都对这个介词进行了词性转换，即介词转为动词。分别翻译成了“盖过”、“压倒”、“压过”、“胜过”，这样一来构成动宾搭配，中文译文读起来就更加顺口流畅。

3.3.3 类属功能不定冠词显性翻译

不定冠词主要用于泛指，表示一类人或事物，其数的概念与 one 相当。不定冠词有两大类主要功能：指数功能 (the numerical function) 和类属功能 (the generic function)。当不定冠词充当指数作用时，一般译为“一”。而不定冠词起类属作用时一般作隐性处理。否则，行文会显得啰唆，有时甚至会导致严重的翻译腔。^[8] 本文主要讨论在英汉翻译当中，当不定冠词起类属作用时，不将其隐形处理而产生的翻译

腔。如：

Youth is not a time of life, it is a state of mind.

译文 1: 青春不是年华，而是心境。

译文 2: 青春不是生命的一段时期，而是一种心态。

该例提供了两个译文的版本，译文 2 将原文中两个不定冠词都译了出来，并且都译为“一”，这样的译文不仅毫无美感，甚至无法传达出原文的意思，只会让读者感受到浓浓的翻译腔。实际上，原文中的两个不定冠词都起着类属作用，并非特指，因此无需将其一一译出。王佐良先生版本的译文 1 择直接将不定冠词隐形处理，使行文更加流畅，充满诗情画意。

3.4 英汉翻译如何克服“翻译腔”

3.4.1 运用四字格

有的翻译家把英语的句法比之于竹子枝节的衔接，称之为竹节句法，而把汉语句法称之为流水句法。这就非常形象化地说明了英汉句法结构的主要特征。因此，译者在英汉翻译时，译文应尽量贴切中文表达习惯，多运用四字格对称结构。如：

Nobody grows old merely by a number of years. We grow old by deserting our ideals.

译文 1: 年岁有加，并非垂老，理想丢弃，方堕暮年。

译文 2: 人并非因年岁增长而变老，而是因放弃理想才衰老。

Years may wrinkle the skin, but to give up enthusiasm wrinkles the soul.

译文 1: 岁月悠悠，衰微只及肌肤；热忱抛却，颓废必致灵魂。

译文 2: 岁月也许会在皮肤上刻下皱纹，但失去热情却会使灵魂布满褶皱。

通过对比以上两个例子的不同版本译文，读者可以清楚地认识到译文 1 用了更多的四字格表达，显然更符合中文的表达习惯，读起来更朗朗上口。译文 2 虽然准确传达出了原文的意思，但读起来稍显生硬，有翻译腔。

3.4.2 增强汉语修养

在英汉翻译中，汉语的表达才是决定翻译成败的关键。因为“一个译者的汉语程度越差，他受原文的束缚就越大”可是对于现在大多初学翻译者而言，大多都过于关注自己的英语水平，而忽视了提升自己的汉语修养，这对翻译工

作者而言是大忌。在王佐良先生译的《青春》中，读者可以深刻感受到其扎实的汉语文学功底。下面举两个例子：

Whether sixty or sixteen, there is in every human being's heart the lure of wonders, the unfailing child-like appetite of what's next, and the joy of the game of living.

译文 1：无论年届花甲，抑或二八芳龄，心中皆有生命之欢乐，奇迹之诱惑，孩童般天真久盛不衰。

译文 2：无论是六十还是十六，每个人心中都有对奇迹的向往，都有那种孩童般对未来的渴望，都有对生活游戏的热情与欢乐。

But as long as your arials are up, to catch the waves of optimism, there is hope you may die young at eighty.

译文 1：然则只要树起天线，捕捉乐观信号，你就有望在八十高龄告别尘寰时仍觉年轻。

译文 2：但只要你的天线高高竖起，捕捉乐观的电波，那你就依旧有希望，在八十岁时依然青春。

以上两个译文都试图表达原文的核心含义，但在表达方式和语言风格上略有不同。译文 1 使用了一些较为古典的表达方式，例如“年届花甲”、“二八芳龄”、“八十高龄”、“告别尘寰”，这些词语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常用的词语。整体翻译比较朴素，词汇选择较为传统，给人一种古典的感觉。译文 2 则更加现代化，使用了一些口语的表达方式，如“不论六十还是十六”，“孩童般对未来的渴望”等。整体翻译相对口语化，贴近现代读者的语言习惯。

无论是哪个译文，都能基本传达原文的意思。然而，在英汉翻译中，特别是对于《青春》这类具有一定文学或修辞特点的句子，增强汉语修养是非常重要的。汉语修养包括对汉语词汇、成语、文化典故的了解，以及对汉语表达的灵活运用能力。只有具备较高的汉语修养，才能更好地理解原文的含义，并将其准确地转化为自然流畅的中文

表达。

4 结论

本论文主要探讨了英汉翻译中存在的问题之一，即“翻译腔”。通过对 Youth 一文两个不同译文进行分析，作者阐述了翻译腔对翻译质量的影响。在文章主体部分，首先阐述了翻译腔的概念，接着通过译文的对比分析讲解了翻译腔的三种常见表现形式。在文章末尾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在英汉翻译过程中避免翻译腔的方法。

英汉翻译中的“翻译腔”问题不容忽视。译者应该给予足够重视，并有意识地在翻译实践中避开。该文列出的概念、表现和解决方法是不全面的，相关研究还可以继续进行下去。

参考文献：

- [1] 劳陇. 英汉翻译中“意合”句法的运用——消除“翻译腔”的一个重要手段 [J]. 中国翻译, 1985, (07): 10-12.
- [2] Mark Shuttleworth & Moira Cowie. Dictionary of Translation Studies [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3.
- [3] 方梦之. 译学辞典 [M].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3.
- [4] 刘宓庆. 当代翻译理论 [M]. 北京: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1999.
- [5] 范仲英. 实用翻译教程 [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1994.
- [6] 连淑能. 英译汉教程 [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6.
- [7] 李亚鹏. 浅析英译汉中冠词的处理方法 [J]. 海外英语, 2020, (16): 40-41.
- [8] 乔曾锐. 译论——翻译经验与翻译艺术的评论和探讨 [M]. 北京: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2000.

作者简介：宋锴钧（2001-），男，汉族，广东广州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英语口语。